

中國書法家精品集

來

Background calligraphy in cursive script (caoshu) style, featuring large, expressive characters in various shades of brown and black ink on aged paper. The characters are arranged in vertical columns, typica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alligraphy. The main character '來' (lái) is prominently displayed in the center-left in a bold, dark ink.

郭子緒

河北教育出版社

中國書法家精品集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郭子绪 / 郭子绪书 .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6.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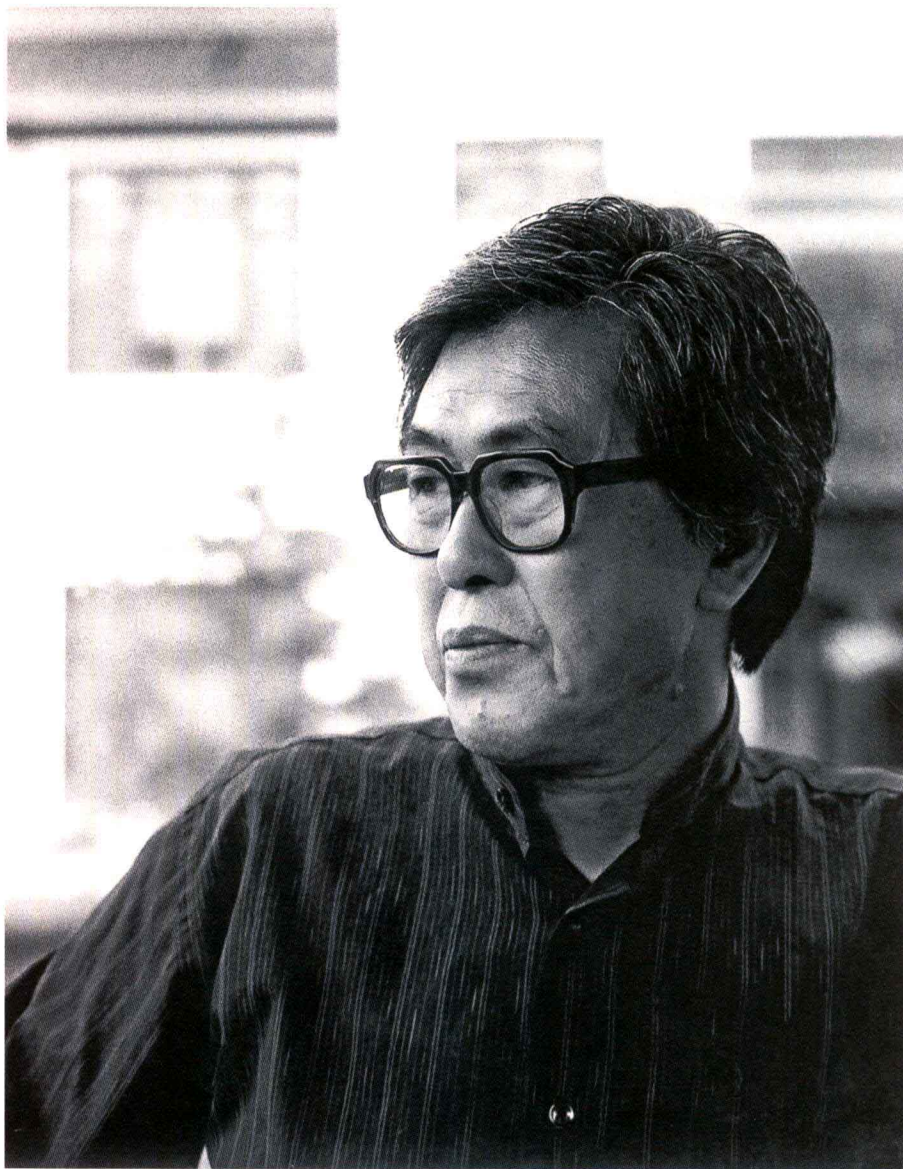
(中国书法家精品集)

ISBN 7-5434-5245-6

I. 郭 ... II. 郭 ... III. 汉字—书法—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J292.2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35542 号

中国书法家精品集		郭子绪	
出版发行	河北教育出版社	石家庄市联盟路 705 号	
责任编辑	康丽		
书籍装帧	吕敬人		
出品	北京颂雅风文化艺术中心		
制作	卜秀敏		
制版	北京雅昌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	北京雅昌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87×1092 1/8	12 印张	
出版日期	二〇〇六年十二月	第一版 第一次印刷	
书号	ISBN 7-5434-5245-6		
定价	精装 2180 元	平装 120 元	



序 子緒印象

認識子緒先生已逾十年之久。我是從《九畹書法作品集》上知道他的大名的。那時的中國書法界正在熱潮中，但還未『開放』到有點鬧騰的地步。他的書法縱橫歪倒、滿紙狼藉、墨色焦渴，一任長鋒羊毫的起承轉合，有若點綫的舞蹈，洋溢着一種個人化的沉郁與自然，有種蒼涼的美感。顯然，在那個時期，郭子緒的名字是響亮的、有魅力的。八十年代後期《中國書法》的專題推介，九十年代初期他在中國美術館的成功個展，都是使他確立地位與擴大影響的事件。我也是在此間認識子緒先生的。承他錯重，曾陸續屬我為文，於是成忘年之交。迄今為止，子緒先生是我當年交識的中年書法家中與我交情最濃又最淡的一位。所謂最濃，是指子緒先生最能理解我，雖年長我二十歲，却從不好為人師，通信與晤面，相談娓娓，心靈中有較深默契，我乃一普通愛好書法者，從未真正介入『書法界』，在書壇是個無足輕重之後輩，但由於『誤入藕花深處』，不免於『驚起一灘鷗鷺』，是是非非遭人注意。子緒先生有時三言兩語間所流露出的心意無疑是知己者，這恐怕是令我一直與他交往親近的深因。而

所謂最淡，是指子緒先生與我純粹君子之交，無關利害，平淡如水，相見無事，不見忽憶，實際上十數年間的真正晤面次數實在有限。一九九〇年我在河北省博物館舉辦首次個展，子緒先生不僅慨然同意他執掌的中國影視書畫藝術學會作為主辦單位，同時還寄來了題賀書幅，其情真，其意淡，我一直未曾忘懷。

在九十年代前後，我曾以『脫巾獨步』四字為題評介過郭子緒書法。毫不誇張地說，郭子緒是那個時期中國書法的一個象徵，在書壇他甚至曾開創過一種『流行書風』。我相信。許許多多的青年學書者包括今日已成名的中青年書家都曾或多或少受到過郭子緒書法的影響，可是，如今的郭子緒似乎日漸沉寂，偏安華南一隅，『英雄』已失問鼎中原之志。相較於其同輩同時期的書壇人物，他是一個孤獨的人，獨步的人，在他本該風光的時候，他忽然銷聲匿迹於熱鬧的書壇。九十年代中期前後，我與他一度失去聯係，據說他曾有過出家的念頭，後來見到方外也不清靜纔作罷論。我一點也不感到意外；一個人的言與行，永遠都不會離開他個體生命的本性去動與默，出處

行藏，皆人心性之發露，故謂觀其言察其行可知其人心性。反之，既知人心性則於一人行止概不出斯人本性之外做爲，兩者互爲表裏，不必大驚小怪。以我理解，子緒先生是一個本質上的孤獨者，叔本華有謂『天才皆孤獨』，斯之謂也。在世出世，於他沒有本質上的區別，居家離家，他的宿命都是一個寂寞而精神漂泊的人。

我嘗與子緒先生戲言：你是一個羅漢相，行脚僧人的心性。實際生活中的他，也的確南北萍踪，坎坷動蕩，家事俗累，讓他膩煩。九十年代中期，我與他受邀參加江蘇省國畫院主辦的『全國特邀名家書法二十人展』會於南京，曾有竟夜長談。在他香烟的青青烟霧背後我的確透視到了一張凝重、滄桑、淡泊而又孤獨的臉。子緒先生操着濃重東北腔向我也講述了一些他的不幸的個人生活，在他娓娓的述說中不乏淒涼無奈和幽默，我甚至會忍不住發笑。但是，當我回房就寢時回想他的心路歷程與生命感懷，我實在也笑不出了，祇有唏噓嘆喟而已。其實，子緒先生是有些諱言他的個人生活的，之所以與我叙說，大概是以知己忘年不見外之故罷。總之，他的晚年行迹，既是他的天命，也是他的天性使然，所以，當我在二十世紀的最後一年的夏天，在南國的一處寧靜居所再次見到他時，似也覺得理之固

然。他的臉上依然故我，祇是黑紅臉龐稍顯蒼老而已。

子緒先生不是一個叱咤風雲的人，儘管他也曾引領過一點書壇時風，相比於其同輩人的風雲際會，他恐怕連一路諸侯都談不上了。他現在最多像一個寓公，是文化身份；像一個行脚僧，是吃藝術飯的；像一個孤獨的思悟者，打翻了生活與藝術的五味瓶。他食苦如甘，甘淡如飴，在平常心中打磨着他的理想世界。在我眼中，郭子緒是一個不趕時髦不追時尚不行雲布雨的藝術家，人生的苦樂酸甜在他早已化爲紙上雲烟了。賞心樂事奈何天，這一切選擇與無意承當似都是一個本色藝術家的深緣與宿命，樂在其中，苦在其中，性天自我圓滿。

按常理，行文至此，我該說到郭子緒的書畫藝術了。書畫詩文等傳統藝術文化畢竟是他的『業』啊！可是，當我們粗略了解了其人的行止心性後，所謂藝術不就虛幻縹緲得多了嗎？同時也就洞若觀火，明明白白多了嗎？

我以爲自古之成大業者必不離二：一爲開風氣創時尚者，一爲逸出時尚獨立不倚者。

子緒先生似兼二者，先爲後者後爲前者，終究是一個獨立於時尚之外的人。他的藝術是向內求的，是向性中求的，而不是做表面文章的，他是一個練內功的人，而不是一個花拳綉腿的人。

這就決定了他的藝術傾向。他的書風是爛漫自然的，是自由的書寫，隨機性與偶然性都有，但又能控馭有度，不離法度。九十年代初拙文《當代書風三派論》中曾將其書劃為『重氣意韵趣的表現』一類，今日視之，大體如此。不過，近年的子緒書法，更顯得蒼澀凝重，拖帶縈繞與團聚沉重互映，大概是他生命況味的蒼涼情調使然吧。就我所知，子緒先生的書法愛好甚廣，取資頗多，但最讓他怦然心動的當推楊凝式、黃山谷、徐渭與八大山人諸家，就中又以楊氏之《神仙起居法》最為他青睞。證之其書，不難發現其一脉餘香處。那種沉雄、質樸、奇崛、自如的書風表現，足可令人悄焉有動於中，『字林之散聖』，然也。

子緒先生近年移居廣東，較少參加書法活動，相對沉寂，但是，他並沒有放鬆對藝事的那份執着心態。相對安逸寧靜的生活，少了干擾。他正可以潛心讀書、寫字、畫畫了。因此，某種意義上說，當下處於書壇中心的書法存在，究竟是否『在場』還是個問題；而『不在場』的却是另種『在場』。凡事，中心都比邊緣熱鬧，但邊緣所擁有的却往往更本質一些。郭子緒的時下邊緣狀態，正是他實現了『天（環境）人（自我）合一』境界的理想狀態。以我對他的了解，他是很滿足這種生存環境與生命狀態的，大概

這也是耳順之年已過的子緒理想吧。

子緒先生早年肄業於魯迅美院，從事中國畫專業。應該說，他對中國畫的研習之功不在書法之下。他的畫，奔放不羈，點玃斑駁，畫風與書風也頗相合。山水、花鳥兼長，而以畫梅為最善。他有『三十三株梅樹山莊主人』之號，可見心迹。傳統文人多好梅，子緒亦不例外。甚至，我眼中的郭子緒頗有幾分西湖孤山林處士的色彩，祇是他有林逋的『梅妻鶴子』的心性情趣，却無法在這個時代去圓成一個湖山的清夢。在這個很快『後』什麼『現代』的時代，郭子緒竟然也會敲電腦、上網、炒股，這也真是孤獨人的隨緣任運、與時消息了。

一別子緒先生又已兩年。回憶南國椰風中的啜茗夜談，山中閑步，不勝區區之向往。與子緒先生聊家常、談藝術、說文化、感人生的那份閑淡與歡愉，因為來自生命的深處，所以真切平淡而又歡愉，令人常常憶念。值此，子緒書法集出版之際，謹表祝賀，不知能否用此草陋文字算作對他錯重之命的回復。

梅墨生

修煉

藝術家要像鳥兒一樣自由飛翔，不要做風箏，總是被用人用綫牽着，受人操縱。柏拉圖說過：『藝術依賴於天才的自我決定。』歌德也說：『一件藝術品是由自由大膽的精神創造出來的。』吳承恩，異想天開，寫出了《西游記》；蒲松齡，別出心裁，一部《聊齋》出；畢加索，終於創造出『看了使人牙痛』的畫。書法史上，正是這種無所顧忌的自由大膽的思想和精神造就了顏真卿、張旭、懷素、楊凝式、黃山谷及徐渭、金冬心、鄧石如、林散之、齊白石、黃賓虹等杰出的藝術家。因而爲了實現我們的藝術意志，完成一個最人性的人格，就必須打開『悟性』之門，在孤苦冷寂隨緣自適的修煉中，實現由恣肆磅礴而至幽遠靜寂純樸自然的究極之美。

郭子緒

目錄

零壹

岑參《山房即事》
2005年 136×32cm

零拾

收香藏白
2000年 133×32cm

零貳

行草
2003年 135×32cm

零拾壹

楊萬里《三月晦日游越王臺》
1985年 135×32cm

零參

王安石梅花詩等
2006年 135×33cm

零拾貳

茶陵鬱山主句
1990年 146×41cm

零肆

紀游
2001年 33×22.5cm

零拾參

菜根譚句
1999年 69×69cm

零伍

雜記
2003年 28×21cm

零拾肆

菜根譚句
1994年 76×44cm

零陸

龐家歲子
1989年 132×32cm

零拾伍

邊壽民《籬菊》，潘遵祁《訪菊》
2006年 135×32cm

零柒

自作詩兩首
2003年 160×38cm

零拾陸

行草對聯
2000年 135×32cm×2

零捌

宋詞四首
2003年 135×66cm

零拾柒

隸書對聯
2001年 131×30cm×2

零玖

朱敦儒《滿庭芳》、《鷓鴣天》
2004年 180×48cm

零拾捌

寒山詩
2006年 135×32cm

零拾玖

蔣捷《女冠子·元夕》

2006年 180×43cm

零拾玖

司空圖《詩品》、《三國志·江表傳》摘錄

2003年 178×34cm

零貳拾

山中所見

2000年 135×32cm

零參拾

臨米芾《虹縣詩》

2000年 166×44cm×2

貳拾壹

鄭板橋《沁園春·恨》

2003年 215×26cm

參拾壹

行草扇面

1998年 58×28cm

貳拾貳

自作詞三首

2001年 233×51cm

參拾貳

行草

2006年 45×45cm

貳拾參

姜白石《念奴嬌》

2004年 125×46cm

參拾參

柳永詞《大石調·滿朝歡》

2000年 41.4×25cm

貳拾肆

無我……

1991年 85×66cm

參拾肆

辛棄疾《青玉案·元夕》

1998年 134×32cm

貳拾伍

清江順詒詞句

1994年 132×32cm

參拾伍

隸書對聯

2001年 131×30cm×2

貳拾陸

韋應物《滁州西澗》、杜牧《山行》

2006年 135×32cm

參拾陸

篆書對聯

2001年 135×32cm×2

貳拾柒

虛靜

1997年 26.6×17.6cm

參拾柒

李鼎、呂坤等詩文

2003年 176×46cm

貳拾捌

金農詩

2000年 136×32cm

參拾捌

杜甫《飲中八仙歌》

1984年 198×63cm

梁園日暮
 芳華起將
 極目蕭條
 人去大空
 春
 才三歲
 夜橋不
 忘
 來過
 歲時
 花

岑參
 山房即事
 詩
 李國平書

岑參《山房即事》 2005年

材料：墨彩 宣紙

尺寸：136 × 32cm

使我開懷惟夜月
令人深省是晨鐘

癸未年芳歲時序於南國山居
子清書



行草 2003年

材料：墨彩 宣紙

尺寸：135 × 32cm

結子郭 集品精家法書國中

日暖玉堂春已結
 情思未付盡芳華
 旋看飛片新
 梅來
 雪
 暗
 來
 復
 錦
 王
 安
 石
 公
 梅
 詩
 百
 年
 賦
 就
 郭
 唐
 公

王安石梅花詩等 2006年

材料：墨彩 宣紙

尺寸：135 × 33cm

緒子郭 集品精家法書國中